

中滿

我问

中庸或問



或問名篇之義。程子專以不偏爲言。呂氏專以無過不及爲說。二者固不同矣。子乃合而言之。何也。曰。中一名而有二義。程子固言之矣。今以其說推之不偏不

倚云者。程子所謂在中之義。

朱子曰。在中是言在裏面。底道理。未動時恰好。

處纔發時。不偏於喜。則偏於怒。不得謂之在中矣。非以在中釋中字。

未發之前。無所偏

倚之名也。無過不及者。程子所謂中之道也。

道以由行之用。

言

見形句反

諸行去聲

事。各得其中之名也。蓋不偏不倚。

猶立而不近四旁。心之體地之中也。無過不及。猶行

而不先不後理之當

去聲下有當同

事之中也故於未發之

大本則取不偏不倚之名於已發而時中則取無過

不及之義語固各有當也然方其未發雖未有無過

不及之可名而所以爲無過不及之本體實在於是

及其發而得中也雖其所主不能不偏於一事然其

所以無過不及者是乃無偏倚者之所爲而於一事

之中亦未嘗有所偏倚也

新安陳氏曰此以不偏不倚與無過不及交互發明

以見非截然而二

故程子又曰言和則中在其中言中則含

喜怒哀樂在其中而呂氏亦云當其未發此心至虛

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以此心而應萬物之變。無往而
非中矣。是則二義雖殊。而實相爲體用。此愚於名篇
之義。所以不得取此而遺彼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是
體。已發之中。是用。○
格菴趙氏曰。未發之中。只可言不偏不倚。却下不得
過不及字。及發出來。此事合當如此。彼事合當如彼。
方有箇恰好準則。
無太過不及處。○曰庸字之義。程子以不易言之。

而子以爲平常。何也。曰。唯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
若驚世駭俗之事。則可暫而不得爲常矣。二說雖殊。
其致一也。但謂之不易。則必要平於久而後見。不若
謂之平常。則直驗於今之無所詭反。異而其常久。

而不可易者可兼舉也

朱子曰譬之飲食五穀是常自不可易若珍異不常得之

物則可暫一食焉能久乎○北溪陳氏曰程氏以不易解庸字亦是謂萬古常然而不可易但其義未盡不若平常字最親切可包得不易字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平常然後可以常而不易若怪異之事人所罕見但可暫而不可常耳况中庸之云上與高明為對平常不易本作一意看

而下與無忌憚者相反

新安陳氏曰極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庸與高明對君子中

庸小人無忌憚者反中庸

其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又以見

形何反

夫

音扶

雖細微而不敢忽則其名篇之義以不易而為

言者又孰若平常之為切乎曰然則所為平常將不

為淺近苟且之云乎曰不然也所謂平常亦曰事理

之當然而無所詭異云爾是固非有甚高難行之事

而亦豈同流合汙音鳥之謂哉既曰當然則自君臣父

子日用之常推而至於堯舜之禪時戰授湯武之放

伐其變無窮亦無適而非平常矣朱子曰中庸只是

偏不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可常行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

問堯舜禪授湯武放伐皆聖人非常之變而謂之平常何也由堯舜禪授湯武放伐雖其事異常然皆是

合當如此便只是常事如伊川說經權字合權處便

即是經附朱子語錄問中庸二字舊說依程子不偏

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

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

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

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是中庸

曰此篇首章先明中和之義次章

乃及中庸之說蓋其名篇乃不曰中和而曰中庸者

何哉曰中和之名中其義雖精

新安陳氏曰未發之中乃古人所未言之精義

而中庸之中實兼體用且其所謂庸者又有平常之

意焉則此之中和其所該者尤廣而於一篇大指精

粗本末無所不盡此其所以不曰中和而曰中庸也

朱子曰中庸該得中和之義庸是見於事和是發於心庸該得和以性情言之謂之中和以理言之謂

之中庸其實一也

曰張子之言如何

張子曰學者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

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曰其曰須句句理會使其言互相發明

者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此篇也○曰呂氏爲

已爲人之說如何

爲字去聲下爲人同○藍田呂氏曰爲已者心存乎德行而無意乎

功名爲人者心存乎功名而木及乎德行若後世有未及乎爲人而濟其私欲者今學聖人之道而先以私欲害之則語之而不入導之而不行教之者亦何望哉聖人之學不使人過不使人不及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其學固有序矣學者盡亦用心於此乎用心於此則義理必明德行必修與夫自輕其身涉獵無本微幸一旦之利者果何如哉曰爲人者程子以

爲欲見知於人者是也呂氏以志於功名言之而謂今之學者未及乎此則是以爲人爲及物之事而涉獵微幸以求濟其私者又下此一等也殊不知夫子

所謂爲人者正指此下等人爾若曰未能成已而遽

欲成物此特可坐去聲以不能知所先後之罪原其設

心猶愛而公視彼欲求人知以濟一己之私而後學

者不可同日語矣至其所謂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

以爲之本使學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亦曰欲使學者

務先存養以爲窮理之地耳而語之未瑩烏定反乃

似聖人强上聲立此中以爲大本使人以是爲準而取

中焉則中者豈聖人之所强立而未發之際亦豈容

學者有所擇取於其間哉但其全章大指則有以切

中

去聲

今時學者之病覽者誠能三

去聲

復而致思焉亦

可以感悟而興起矣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何也曰此

先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

形甸反

其本皆出乎天而

實不外於我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

是則人之所以爲性也蓋天之所以賦與萬物而不

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

性也

朱子曰天之所以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格菴趙氏曰天於賦予

處周流而不已斯之謂命人於稟受處該全而不偏斯之謂性故以命言之則曰元

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

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

不統於其間

黃氏曰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智特殊其名以別天人之分耳○天

地而非元亨利貞不能以行四時生萬物人而非仁義禮智又何以統四端制萬事哉○北溪陳氏曰若就造化論則天命之大目只是元亨利貞此四者就氣上論也得就理上論也得就氣上論則物之初生爲元於時爲春物之發達爲亨於時爲夏物之成就爲利於時爲秋物之斂藏爲貞於時爲冬貞者正而固也自其生意之已定者而言故謂之正自其斂藏者而言故謂之固就理上論則元者生理之始亨者生理之通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固人性之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之貞在我謂之智人性之有仁義禮智只

是天地元亨利貞之理真實一致非引而譬之也附
朱子文集玉山講義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
我者耳故性之所以爲性是仁義禮智信五字天下
道理不出於此韓文公云人之所以爲性者五其說
最爲得之却爲後世之言性者多雜佛老而言所以
將性字作知覺心意看了非聖賢所說性字本指也
五者之中所謂信者是箇真實無妄底道理如仁義
禮智皆其實而無妄者也故信字更不須說○蒙引
氣以成形如木以爲肝火以爲心金以爲肺水以爲
腎土以爲脾此五藏之出於五行者然也又以外體
言之火爲目水爲耳左耳居東方屬木右耳居西方
屬金而鼻則屬土也又通一身而論其得於五行者
如吳文正公詩云氣火血脉水骨金毛髮木五行皆
有土四物載於肉是也皆氣以成形者也有氣斯有
理木之理爲仁火之理爲禮金之理爲義水之
理爲智亦各有所屬也此所謂理亦賦焉者也蓋在
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

份按自然各有當行之路句
就自然包當然意在內夫自
然則不假脩為矣自然中包
當然意則不至認耳目口鼻
四肢之欲為性矣
份按性道教朱子皆以仁義
禮智立說字字樞樞不破

物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
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

荀楊韓子論性詳見

孟子告子篇集註○朱子曰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北溪陳氏曰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又曰性命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界
分不相亂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得乎天以生者則

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蓋天命之性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
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
臣之分扶問以至於敬長上聲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

性則恭敬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

邪正之分別

彼列友下

亦道也

附存疑朱子答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

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離此四字不得蓋父子之親兄弟之愛固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仁而不謂之父

子兄弟之道君臣之分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然在性中只謂之義而不謂之君臣朋友之道也推此言

之曰禮曰智無不然者愚謂在性中只謂仁率其仁之性而行即為父子兄弟之道矣在性中只謂義率

其義之性而行則為君臣朋友之道矣此說率性之道最分曉故予因

其言而足其意

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

謂道者不待外求而無所不備

此言性與道之全體

所謂性者

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人為而無所不周

份按以性道之全體言所謂具眾理者也以性道之大用言所謂應萬事者也

此言性與道之大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能

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秦醉開落亦

皆循其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仁

蜂蟻之君臣義豺牀皆獺他達之報本禮睢七余鳩

之有別智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義理之

所得莊子天運篇商太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

○化書曰蜂有君禮也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

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

蟲之內與衆啞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禮記月令

季秋之月豺乃祭獸戮禽孟春之月魚上水獺祭魚

○詩傳云睢鳩水鳥今江淮閒有之生有定偶而不

相亂偶常並遊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摯

字與至通言其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關去聲隔情意深至也

而所謂道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

亦豈人之所得爲哉朱子曰性是體道是用道便是裏面做出底道理○問鳥獸亦

有知覺但他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些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折他便枯悴謂

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覺有知覺只是鳥獸底知覺不如人底草

木底知覺又不如鳥獸底○問虎狼蜂蟻之類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

之全體而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能如物之能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只有這一處通便却專人却事

事理會得些便却泛泛所以易昏○潛室陳氏曰飛潛動植各一其性而不可換便是率處若飛者潛之

動者植之卽是違其性非物之所謂率性矣

脩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

份按脩道句當認章句或問因字

份按脩道之教專爲氣稟之
偏而設若氣稟不偏則純粹
至善之性私欲無自而生何
待聖人之教

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
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然而人物之所同得者
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厚薄之稟亦有不
能不異者是以賢知去聲者或失之過愚不肖者或不
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是以私意人
欲或生其閒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昏蔽
其天理錯雜以人欲而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
謂道者因亦有所乖戾舛尺淺反逆而無以適乎所行
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清明以氣言純粹以質言天理渾然